

843

88

紀克表再生案



242

紀克麥再生案



中華書局發行

紀克麥再生案

(一)

自世界偵探之術進而神奸巨猾縱橫出沒之手段亦與之俱進不見夫世界大盜紀克麥乎在其麾下者男若魔魅之凶狠女若怪靈之險毒又應用文明利器助之爲虐殆空前絕後之怪賊而Z之一字者卽彼姓氏之第一字亦卽此團體之名號也

未幾此如鬼如魅之紀克麥忽遣惡運其黨羽之女優魏露雅蓮安迦亦叛之而去惟時渠見新聞紙登載大偵探勒慈甫墜馬死乃卽召集部下開祝賀會於香漸廬西街之餐館祝賀大偵探勒氏之死事實則此乃用爲誘捕之策略勒氏固未死蓋康寧無恙也

當時有一奇妙變裝之老僕人於此餐館席上安然將紀克麥逮捕是固陳死人

勒慈甫之所爲而爲惡魔紀克麥寐中所不及料者也雖然勒氏亦嘗往來於九死一生中幾墮其生命者屢矣幸而罪人就捕得以調查其罪狀詎彼仍倨傲如故狂笑不已且謂勒慈甫姑勿得意紀克麥斷不居羅莎門內片刻也時勒氏氣度深沈立於彼側以從事檢查至其所言固若未聞亦深諒人非神聖每當大失敗之時則亦有口不擇言者矣

羅莎門者巴黎大牢獄之名也紀克麥今已被捕則縲紲加身已拘質於警察署之訊問所矣又世無不審紀氏爲神奸巨盜則知與不知咸以投諸羅莎門獄爲宜而彼乃傲然言片刻不居者斯真大言不慚信爲妄語云爾紀氏當審訊之際忽患腹疾甚劇且謂吾本欲盡白罪狀惟此痛苦不可暢述願乞少休於是審訊中止而繫之於拘留監詎彼饒有計智已預以藥水一瓶置於同時被捕之小妻佳查林處佳氏時拘候於待審所至是力趨至彼腹痛所居雖看守警察叱斥勿前然已若鳥之飛翔迅速至其前不轉瞬藥水亦已在紀氏之

掌握。迨警察近前。隔離彼等。則紀氏業將藥水傾注口中。點滴無餘。卽欲拒止。固遲之又遲矣。

紀克麥仰藥後。顏色驟變。手足震顫。口吐白沫。形狀殊可怖駭。警士以其狀白勒慈甫。勒氏亦驚惶趨出事務所。至前探視。惟時僅五分鐘耳。而藥性固猛烈異常也。

時紀克麥。擱空嚙齒。兩目直睜。未幾而聲氣絕矣。一切警察醫士及聘請之醫士。均無能加以治療。據醫生診斷。且謂。確係服毒自戕。不復有蘇生之望。一時震懾。全歐之巨蠹大盜。至是惟見其體現。紫斑身如冰冷而已。顧其所謂不片刻居羅莎門內者。殆早已預計以此終局歟。

當此之際。勒慈甫失望與憤慨之念。併集腦中。幾喪失其神經之知覺。迨聞警醫報告。紀克麥已無蘇生之望。焦悶尤甚。皇然跌坐於椅上。形如槁木。不知所爲。紀克麥之死骸。經過若干日後。依照一定之程序。當掩埋於巴黎市外之特斯脫。

地方是地專爲掩埋路斃之人及囚犯而設。死骸之掩埋須受官廳監視。所謂義塚是也。維時西歷千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遂以菲薄之木棺殮收彼震駭全世界大盜之尸骸。載之以車。出警察本署門。經路透布勒西波路街。稍北行。不及羅莎獄。迄暮始抵特斯脫墓地。牧師舉行簡單之葬式畢。卽掩埋於指定之處所。

至是巴黎市民之快慰殆無可比。語羣衆心理。莫不以巨盜紀克麥雖未正式伏法。然已永不再見於今世。後此夜步通衢安睡。達旦舉凡當時震懼於彼者。今皆不足慮。而孰知掩埋紀克麥之翌日。特斯脫墓地管理人卽有極可驚訝之急報。達巴黎警察署本部也。

彼可驚可訝之急報。果爲何事乎。是則世界各國警察之通例。凡遇重大事件。必務守秘密。故巴黎警察本部接到此項報告後。不卽爲發表。然其事適爲以記載敏礪聞於世界之巴黎大新聞晨報探訪記者所偵知。以所秘密者實屬最重大。

之事。件。於。是。不。俟。載。於。翌。日。之。朝。刊。新。聞。而。卽。時。發。行。號。外。信。用。昭。著。晨。報。之。號。外。巴。黎。市。民。固。無。不。爭。先。購。讀。者。詎。一。閱。之。下。均。闕。然。色。變。矣。雖。然。使。巴。黎。市。民。不。寒。而。慄。之。號。外。所。記。者。果。爲。何。事。乎。

晨報號外

彼。夫。惡。魔。化。身。騷。擾。全。歐。之。巨。盜。紀。克。麥。前。者。逮。捕。於。勒。慈。甫。卡。特。君。之。手。乃。以。仰。毒。自。戕。於。警。署。拘。禁。室。聞。於。世。吾。人。猶。以。彼。雖。盜。賊。然。尙。不。失。其。從。容。之。態。度。耳。詎。一。經。細。察。覺。吾。人。所。見。乃。有。未。確。

紀。克。麥。殆。真。爲。惡。魔。之。化。身。歟。蓋。彼。之。自。殺。乃。非。出。自。中。心。讖。悔。其。罪。惡。而。實。具。有。最。可。恐。怖。冒。險。的。企。畫。也。其。事。現。雖。爲。巴。黎。警。署。所。秘。未。以。告。人。然。昨。日。掩。埋。特。斯。脫。義。塚。之。紀。克。麥。必。不。永。久。奄。然。長。臥。於。地。下。

昨。晚。深。更。之。時。紀。克。麥。部。下。竟。敢。私。入。義。塚。掘。發。掩。埋。紀。克。麥。之。封。墓。將。棺。槨。擊。碎。盜。紀。克。麥。之。死。骸。以。去。

夫其部下之目的。若僅在掘發墓地。盜去紀克麥之死骸。以圖改葬安窀。是不過其部下對於彼情義上之行爲。則其事雖甚怪。然與吾巴黎市民生命財產之安危。固無甚關係。惟彼用意所在。茲尙未能洞悉。其底蘊要之讀者諸君。見紀克麥復生。可驚可怖之記事。或以爲不值一噓。或以爲本報故作妄語。駭人聽聞。須知吾人設毫無所據。決不敢輕議及此。惟今雖未悉紀克麥復生之手段及其方法。爲何如。預料爲時不久。必有令世人驚訝莫名之怪事。傳達於讀者諸君。前斯則本報記者所深爲杞憂者也。

此種怪異之新聞。自經巴黎最有勢力最有信用之晨報傳播以後。於是恐怖之愁雲。復籠罩於巴黎市之四周矣。

(二)

晨報之號外。巴黎人人斷無有絕對不信用者。惟紀克麥之復生。不獨其事甚奇。抑幾爲不可能之事故。世人疑信參半者。亦居多數。而未幾忽又有天外飛來之

一事足以令巴黎市民驚愕不已。

巴黎市之壯觀首屈一指者厥爲凱旋門（亞路基里約姆）乃有人以左之通告書張貼於是門其事固可憎而其胆亦可謂大矣其通告之曰

告勒慈甫偵探及巴黎市民

吾曹敬之如帝王受其指揮之大將軍紀克麥雖一日因勒慈甫卡特受縲絏之辱仰藥自戕然彼決非永久安靜於地下之人也茲已由特斯脫地下復出其活動必較前更劇自今非令巴黎全市之財產盡歸Z團之所有勒慈甫之運命與波林偵探相等者彼將永不瞑目矣邇後之舞臺將紀克麥勝乎抑勒慈甫勝乎將巴黎警察之勢力強乎抑Z團之勢力猛乎諸大衆拭目觀之大競爭之期當不遠也

如●上●之●通●告●凡●市●街●之●通●衢●神●聖●之●凱●旋●門●粘●貼●殆●遍●當●是●之●時●市●民●與●警●察●官●

Z團

之感想。果何如事。號外也。通告也。均將發生。不可思議之怪事。是又無待論者也。乙團元兇紀克麥逮捕之時。雖其部下已大半被獲。然彼有力之部下。仍有漏網者。勒慈甫未及前知也。至是遂演成此惡劇。而爲勒氏所不及料焉。

勒氏往義塚檢視所發掘之墓地。畢復歸警署。比爲憤慮。所召感幾面無人色。返事務室後。枯坐椅上。二手緊握。而作深沉之思。時本部署長聞偵探長旣已返室。亦卽親來訪問。署長曰。勒慈甫君詎真若晨報號外所言。紀克麥復生歟。彼部下發掘之目的。然則不僅在改葬云爾。雖然君之思念。果何如。勒氏聞言後。乃舉其低垂沉思之首。以答署長曰。署長此實意外之大怪事也。署長曰。大怪事乎。然則號外之記事爲確實矣。勒氏唯唯。且謂紀克麥之復生。必無疑義。署長聞此。雖一時甚爲愕然。惟彼實不甚信。紀克麥果能復生。故復次又曰。勒慈甫君此事。吾誠未敢輕信。據警醫之診斷。彼固確爲仰藥斃命。且已掩埋。經時詎復有生還之理。勒氏曰。尊說固極爲近理。卽不才曩亦以紀克麥真死矣。詎料理雖如此。而事實

上則已生還也。署長曰：君之見地，苟屬無誤，則警醫米蘭之庸俗，豈可恕乎？趣召之前來，吾當繩之以法。勒氏曰：署長乎，米蘭更何能呼之？卽來，蓋彼或已不在巴黎市中。時署長聞言，竟嚅囁，莫能道一語。

勒氏曰：吾昨晚曾命部下往捕米蘭，雖手段敏捷，然已不悉彼逃至何處。署長曰：噫，米蘭逃乎？彼豈以診斷未及，注意不勝羞漸去而之他乎？然吾人尙未悉紀克麥復生而彼已先遁，是殆不可思議。勒氏曰：署長鄙意，此次之詐略，實米蘭爲之主謀。勒氏言時，神情清朗，眼光四射。署長則怒目睜睜，注視勒慈甫。須臾又曰：由此言之，則米蘭亦乙團中巨盜之一。勒氏曰：固也。彼必爲紀克麥之下，且由今思之，彼以前助虐紀克麥者，尤有多次。抑紀克麥之下，具有學術之人，若理學士、醫學士之屬，殆均有之。至其令部下米蘭充當警醫之目的，則一在探悉警署內部偵探彼之方針，一在萬一同黨被捕時，以便上下其手。署長曰：然則吾等皆墮彼術中矣。勒氏曰：何嘗不然。署長曰：紀克麥矯死是矣，然迴憶彼時之情狀，其事

實若無僞殊不足起人疑竇者何也勒曰其死固非真死爾時彼之聲息斷絕脉象停歇者皆爲藥劑之作用蓋彼所仰之藥經過一定時後則毒性消失五官機能均恢復舊狀是實不可思議之靈劑署長曰偵探長乎若斯不可思議之藥劑今日之醫學上藥學上卽令進步甚速吾恐亦屬難能之事也

此時勒氏面現不悅之色乃語署長曰署長君其有以疑吾言乎署長見勒氏不愉亦卽以言慰之曰否否君言吾豈有所疑幸勿下問及此勒曰雖然君實有不滿意於下走之所言須知我亦胸無成竹者署長曰雖然彼Z團張貼於凱旋門嘲弄警署之通告所述一切惡事彼果實行之否勒曰恐必實行且較前爲烈也署長曰果爾則第一在君之身當嚴爲戒備勒曰否與其戒備吾身毋甯對於巴黎市民之生命財產急速加以適宜保護之方法脫我如能偵得紀克麥潛伏之處必向該處捕之

署長曰先生平素對於職務之忠實勤敏固爲吾輩所敬佩但不知此後擬由何

途徑從事緝捕。勒慈甫曰。鄙意現欲向特浦路港一行。署長曰。特浦路歟。則紀克麥已渡英矣。勒曰。然。據鄙見觀之。彼暫時必不居法國。蓋紀克麥服藥後一時身死。現雖復生。然必須經過若干日。始克恢復其舊來之壯健。雖紀克麥之胆大無敵。其心亦正有未安。故必暫時潛逃。異國安心養息。惟吾人考察彼果適何國爲最便利。則由交通上言之。地勢上言之。均以適英國爲宜也。是以鄙意彼必逃往英國。署長曰。吾茲飭聞君言。願祝今後之成功。具如尊意。勒曰。謝君厚意。當必見成功。

巴黎警署長與大偵探勒慈甫卡特晤談後。勒氏卽手挾盛具。改裝服器之大革箱。出巴黎本署。至其目的。則往特浦路港。固不言而喻。

(三)

勒慈甫氏所欲往之特浦路港。爲英國領土。與法國極北之佳勒港。僅隔二十海里。遙遙相對。所謂一衣帶水之隔也。天朗氣清時。彼此均能望見。人口繁盛。居

室殷富。勒氏雖急欲前往。然自巴黎特斯脫車站至佳勒港。尙距一百七十六法里。雖歐洲之火車敏捷。亦非經二三點鐘之久。不能抵彼處。

紀克麥復生之傳聞既播。其夜巴黎末次開行之火車。至佳勒終點停車時。乘客甚少。往來於車站左右者。寥寥可數。故凡舉止容態稍異之人。卽足以引人注目。時有一鬢髯蓬蓬。年若四十五六之英國水手。力趨至停車場側。代客寫票。客棧訊棧中人。往特浦路港之輪船。以何時開行。棧夥奮之曰。君若早來一點鐘。則可趁我特浦路之郵便船。惟現已開行。其次非候至明早七時三十分。固無船開往特浦路也。水手聞言。狀似追悔。而又無法。率爾向棧中人曰。吾勢不能徹夜鵠立戶外。佇候船到。則惟有借宿汝室耳。一宿之資。爲數幾何。棧夥曰。恕吾言無狀。若君等宿食。想必甚節儉。無取浪費也。水手曰。噫。是何言歟。汝曹勿以吾儕爲水手。而輕蔑之。似吾儕水手。一切雖可草草。惟須知水手有金錢時。亦未可輕視也。

有金錢者卽所賞給。吾儕亦頗豐厚。此水手聞之莞爾而笑曰。吾未訊及而以此見告。意在索酒資乎。雖然。至時吾亦當加倍給之。於是棧夥益作悅客語。而該水手亦允投宿於此。

水手曰。佯夥汝方言。用錢如泥沙之水。手聽其語音。大概爲何國人士。夥曰。彼蓋雜有諸國之語音。要之殆法蘭西人耳。曰。然則形容何似。體格何若。至是棧夥似不欲罄述。且曰。君如此詳詢。豈爲偵探家歟。棧夥之作此語。實出於無心。而聞言之水手。其中心忽似受一刺戟。然彼在衆目集視之中。舉動安詳。容色略無變異。且復續言曰。若勿妄語。果爲偵探者。一見卽知之。吾詎非一水手耶。曰。然觀君之服色。固甚明瞭。曰。然則何以作是語。詞人以偵探斯真怪事也。時棧夥深恐以言慢客。乃一面謝罪。并曰。我實無他。蓋因以前客揮霍之一語。見告。遂引起君之訊問。以君詳詢不已。因是而疑爲偵探。自知失禮於君。幸君恕之。水手以彼謝罪亦不深怪其言。且謂吾亦適有探訊之人。其人現往英國。且亦爲水手者。其所以詳

詢汝者蓋以此故。

棧夥曰。有是哉。雖然。君所欲訊者。我固不審爲何人。若留宿於敝棧之水手。則年約三十五六。身高體胖。骨相壯健。圓面高鼻。兩眼甚巨。且鬚髭盡薙。總言之。實一獐惡之相也。時棧中衆客既聞前度留宿水手形狀之奇異。乃一轉瞬間而眼光灼灼。又在揣度今之水手爲何如人矣。

今之水手爲何如人乎。固卽巴黎警署之偵探長勒慈甫君所喬裝也。時聽旅舍所言水手之容貌。殆與紀克麥毫無微異。卽彼名偵探丁此驚喜交併之會。其明晰敏捷之腦中。亦不能不爲之一動也。

勒氏豫料紀克麥已離特斯脫墓地。必逃往英領之特浦路。故追踵至佳勒港。然不意彼已着先鞭。乘船逃赴特浦路矣。抑棧中人又謂彼前三四日已來此間。借宿此尤令人百思莫得其解。安得不令人咄咄稱奇哉。

勒氏以爲被捕於吾之紀克麥。前日始掩埋於義塚。昨日始爲人掘發。則其復生。

之期當在昨晚夜闌未曉之際而何以三四日前即來居於佳勒港之客廬雖人言未可盡信然彼怪狀水手之容貌風度殊與紀克麥若合符節至是雖名探如勒氏其思念之紛擾亦若萬馬奔騰齊赴此方寸矣時棧夥見勒氏若有所思故詰之曰貴客何爲勒氏經此一訊神氣回復即答之曰否我無所爲惟距輪船開行之時尙早欲一往餐室進食耳

侍者導往餐室後酒肴既列勒氏舉杯獨酌緬想所聞之怪水手及今後偵探一切之方針時惟見時計之針路續續前進知己夜闌而不覺飲酒之過量也

未幾有僕人挾一木盒進餐室向彼喬裝水手之勒慈甫口稱貴客且謂現有一十四五歲之少年來棧囑將盒送達貴客而此少年言畢即擲盒於案上揚長而去勒氏初聞其語尙應之以唯唯及聽至有十四五歲之少年以盒見贈云云則頗以爲奇詫恐有所誤而僕人則力言無誤且謂貴客非乘末次火車來佳勒港者歟勒曰然惟乘末次車來佳勒港者豈祇予一人僕曰雖然若住敝棧者則實